

掌故叢編

第六輯

請准取用羨餘摺

四川巡撫加三級臣年羹堯謹奏爲仰懇聖恩事竊臣自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以後因四川省向有私派積弊極力禁革以求地方寧謐何敢慮及私事今通省州縣畏法自守吏民相安其有敢蹈故轍者一有訪聞斷不少加容隱以害百姓但臣在四川凡有所行若不奏明此心終不自安四川布政司衙門每年平頭羨餘有送巡撫四千兩之數按察司管理通省鹽茶羨餘亦有送巡撫四千兩之數臣尙未曾收受然實不敢矯情沾譽伏乞聖恩准臣取用是臣之闔家百口飽煖有資撫標兩營操賞不乏則沾皇仁者不獨在臣一身此外仍有貪婪無狀之處是臣旣不自愛並負皇上知遇之明期望之恩矣緣臣不敢一事欺隱故將此等私情瑣瀆聖聰臣不勝悚仄之至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具

硃批是知道了

奏建昌土司情形摺

四川巡撫加三級臣年羹堯謹奏爲番蠻情形事竊臣於本年又七月十七日接到部文因番蠻殺死冕山營遊擊周玉麟一案議以巡撫前徃查審提督前往招撫奉旨依議巡撫亦著前去欽此臣即於又七月二十八日起程前徃已經題報在案臣於八月十二日抵寧番衛聚齊案內應審官弁親審此案情由並會同提督臣岳昇龍勒獻兇首事畢於九月十七日歸抵成都其回署日期查審事情已另疏具題外但臣自念受恩深重凡地方情形目所親見身所親到本章之所不能詳悉者無不可爲我皇上告之查四川自雅州以西至打箭爐南至建昌皆深山大箐漢蠻雜處之地番蠻族類不止數十種本朝定鼎六十餘年番蠻率皆畏威

懷德無敢橫肆但土司民人舊有宣撫司宣慰司千戶百戶管轄部落亦有自立耆宿頭人聚處山谷者自康熙四十年平定打箭爐後而雅州以西各土司悉就招撫查所管四至界人戶清冊蒙皇上聖恩給以號紙頒以印信或貢馬或輸糧雖徵納有限亦足存遠人貢賦之意至於一切偷牛盜馬之事皆有所責承建昌一帶土司彼時未及料理番蠻固自以爲無所統轄之人而建昌所屬周圓數千里止有巡道一員其餘皆係營弁鎮斯土者果能訓練兵馬嚴明威信何至番蠻有事而數年來總兵遊擊以下等官司既以土司爲可魚肉或牛羊或雜糧任意搜搶索取無厭此等土司既無印信又無號紙其情不得直達於巡撫提督間有偷盜綑掠之事而各營將官不能執法窮究及日積月累百姓呈訴紛紛其辭未免過甚又不據呈轉詳遂擅興兵馬不察地利平險深入

蠻穴以致有冕山周遊擊被殺之案雖釁起有因實非番蠻敢於橫肆亦情極而反囓者也臣初到任提督岳昇龍首以此事與臣商酌云建昌土司未曾查明請給印信號紙使有責承終是未妥之事今年二月遂有此案事情各種番蠻實有疑懼之心奉旨着臣與提督前往一路所過先行曉諭宣布皇仁而高山深箐各種番蠻咸來道左迎接踴躍歡情願開明界址戶口認納雜糧共數千石亦深見其向化之誠臣已令建昌道盧詢隨同提督造具清冊俟核對明晰另疏會題時伏乞皇上賞以號紙印信使凡事有所責承准其納糧漸以禮義化導與內地百姓同爲朝廷赤子又何漢蠻之分臣蒙聖恩令臣前往凡遇官員紳衿百姓無不細加訪問得知從前情由查審之際若追究已往繕入奏疏則國法無可赦宥又恐番蠻從此驕縱後來將官難以彈壓是以就案結

案若不以密摺奏明則太平盛世番蠻敢與官兵抵敵互有殺傷
因此上廑聖懷則臣不以實告之罪無可贖矣外地圖一張原非
建昌所屬全圖止是冕山營遊擊所分汎地繪畫呈覽以見遊擊
周玉麟不察地利深入蠻穴致官兵被害情由謹附奏聞康熙四
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具

硃批知道了此議論甚好地圖發回

奏岳昇龍病目摺

四川巡撫加三級臣年羹堯謹奏爲提臣病目事竊查四川提督
岳昇龍左目向已失明忽於去年十二月內陡患右目紅腫流水
不止延至今歲正月遂雙目不見臣以提臣久任川省熟悉邊疆
即臣之得知羌蠻情形皆平日聞之提臣所說此實武臣中之深
曉邊情者雖右目昏翳而眼輪紅腫未消猶望其可以痊復又提

臣親向臣云已於正月二十八日將患目病症自行具摺奏聞是以臣未敢再瀆今於四月初十日臣親往看視見其身體瘦弱兩目不見醫藥無效竟成瞽者臣既與同城且提督全川兵馬責任重大惜以如此提臣兩目病廢臣不敢不以實奏聞伏乞睿鑒施行康熙五十年四月初十日具

硃批提督久任封疆名望甚大可惜兩目失明已難做官但本人不會具題等他具題時自有溫旨此摺斷不可令人知道

請陞見摺

四川巡撫革職留任戴罪効力臣年羹堯謹奏爲臣心不能自安具摺奏請批示事竊臣於本年四月初十日因摺奏提臣岳昇龍目疾一事於六月初十日家人捧摺回署隨恭設香案九叩開讀後仍行封固凜遵聖諭不敢使一人得知又因摺奏春麥收成事

蒙聖批知道了十分搬運亦該留心是普天之下悉在聖明照鑒
之中臣已於去年十二月初一日出示暫禁搬運於今年四月初
七日開禁米價已平但每年正二三月青黃不接或七八月新谷
初登必酌量暫禁搬運米價方不至於騰貴因係臣職任專主之
事未敢敘入前摺恐厪聖懷今並奏明獨是臣家人回署臣得備
知聖主因天時亢旱蚤夜焦勞以致不安寢膳今恭覽御批書法
精健神氣完足自是聖躬復舊起居如常乃屢頒上諭諄諄誥誠
惟恐諸臣有秉心奸惡援私立黨之人聖主神明在上自有廣運
臣何能仰測高深但臣以寸草微誠每思竭力報答兩露深恩恭
聞聖體違和臣身在邊疆心戀闕廷寢食不寧已兩晝夜謹遣家
人嚴泰齋摺恭奏伏乞聖主將寢膳如常步履輕健肌體豐儉之
處明白批示以安犬馬之心至川省連年大有百姓安樂無事俟

有新任提督到任之後伏懇聖主准臣一面具本一面馳驛赴京
陛見使臣得瞻仰聖容並陳川省應行事件數條跪聽聖訓仍馳
驛回往往返不過六十日公事既可不悞而臣一腔戀主之心得
以少釋伏乞恩允批示遵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康熙五十年

六月十二日具

硃批朕起居飲食早已全安了爾欲陛見所奏數條寫摺奏聞不
必請陛見罷

奏彌補提臣虧欠摺

四川巡撫革職留任戴罪効力臣年羹堯謹奏爲提臣虧欠庫銀
事竊臣於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後盤察藩庫虧空
銀三萬九千二百八十兩查係提督岳昇龍自康熙四十一年起
至四十八年止於巡撫貝和諾能泰布政司高起龍于準何顯祖

卞永任內陸續具有印領借去臣即面問提臣云歷年借銀採買木植販往江南貿易已令家人收取還庫臣以此銀既有着落自可漸次清楚延至今年春間向提臣追取此銀始知前日貿易之語盡係支吾之說臣竊思庫銀毫釐不可擅動文武瞻徇情面任意借領忘庫銀爲國帑今旣無着落例應令借銀之人與守庫之人變產分賠始足以杜虧空之弊而前任巡撫布政司大半皆解任病故提臣效力年久又以病廢借銀之時隨手用去變產之日惟覺苦難臣若題明徒勞聖懷是以竭力追取提臣已還銀五千兩各鎮協營將弁因提臣不能完銀除本人坐糧仍留過活外情願捐今年秋冬兩季明年春夏兩季俸銀代爲還補共銀二萬四千兩其餘銀一萬兩有零臣率川省文官自府道以上捐俸助還臣實因我皇上駕馭武臣恩威並用使天下披甲荷戈之夫無不

感激効命前以提臣目疾奏明又蒙聖主不以臣爲不肖詳悉批示使臣得知聖主始終曲全武臣之意提臣岳昇龍所欠庫銀伏乞聖主批允准照臣所奏完結臣當親到提臣處宣示聖主如天之恩有加無已使伊沒齒不忘並以鼓勵天下之凡爲武臣者是聖主旣施恩於病廢之老臣而庫帑又不致有虧空臣叨被殊恩復得全文武和衷之義至庫帑重大兩年以來不行奏聞自蹈隱庇之罪伏望聖恩格外恕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康熙五十年八月初一日具

硃批照你所奏完結甚妥

陳明督臣不便會題摺

四川巡撫革職留任戴罪効力臣年羹堯謹奏爲披瀝愚悃仰祈睿鑒事竊臣以菲才陋質不勝重任夙夜恐惶勉圖報稱故偶有

芻蕘之見皆具摺懇求聖訓指示遵行庶幾不致舛謬本年八月
二十六日臣有條陳七件具摺奏聞八月二十九日總督殷泰會
審到川與臣商及川省錢糧臣卽將摺內情節據實告訴及十一
月初九日捧到摺子內勸懲官吏一條奉御批該具題欽此臣即
繕疏於十一月二十日具題在案又預備積貯一條奉御批現閩
省捐米此一件同總督商量欽此臣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寧差
州即將積貯一條與總督面看總督殷泰向臣云勸懲官吏本內
請將蓬溪縣徐纘功議敍之處我不便會題我自行具奏積貯一
件我亦自行具奏伏念臣受督臣節制理應靜聽但臣因錢糧起
見請將增銀八千餘兩之蓬溪縣徐纘功從優議敍以示鼓勵其
可否自有聖裁是以一面具題一面會稿今督臣旣稱不便會題
而臣本內有合詞字樣例應檢舉又恐章奏繁多兼傷大體臣不

得已具摺奏明再積貯兵米原爲地方久遠之計蒙批同總督商
量今督臣自行奏聞其作何覆奏及再奉天語指示督臣摺內令
與臣捧讀則此一件或行或止臣得有遵守皆聖恩所賜至臣歷
來奏摺皆臣親手繕寫庫銀積貯兩件臣亦不敢向人洩漏緣係
奉旨密商事情倘有不密與臣無干臣畏罪心切自知煩瀆不得
不一併聲明也臣實不勝戰慄之至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具

硃批是知道了

再陳督臣不便會題摺

四川巡撫革職留任戴罪効力臣年羹堯謹奏爲仰懇聖訓以便
遵行事竊臣以鴛鈍之材荷蒙天恩畀以撫川重任陛辭之日跪
聆天語云凡不肯實心任事與操守不堪之督撫其子孫不數十

年皆零落殆盡朕所目覩四川田地開墾已多既不擾民又使錢糧增加汝須設法料理煌煌訓旨臣日夜記誦動念警心不自揣度以此自任苟可利於地方者竭力訪求故偶有一得之見即具摺奏請訓示准臣具本者臣不敢少有遲違其有不可者臣亦凜遵不敢妄動兩年以來臣得盡言無隱舉劾並施去歲川省錢糧除墾荒外自首本年起徵者幾五萬兩此實賴聖明主持訓誨時加是以著有明效繼因臣不服水土抱有脾胃之疾恐此事不終有負天恩思立一久遠之法以清田畝以息爭訟是以於去歲八月二十六日摺內有勸懲官吏一條奉御批該具題臣即具本與督臣會題臣原摺內有請將蓬溪縣知縣徐纘功從優議敍之語實以勸懲之法果行凡有能清查田糧者皆得仰邀天恩而增銀八千餘兩安插新民一千二百餘戶如此實心任事若不代爲題

明固非立法之意而臣亦將失信於全省官吏故不揣冒昧奏請
聖裁臣於徐纘功若有一毫之私國法具在天誅難逃乃督臣以
爲與例不符人心不服不便畫題伏思條奏原無定例揚善正以
服人臣非不能具疏辨白曾經親奉聖諭總督巡撫各將所見啓
奏是非朕自定奪臣惟有靜聽乾斷今部議令督撫畫一詳議又
准督臣咨移令將議敍知縣徐纘功之處無庸入疏臣再四思維
不勝疑懼前以原任提臣岳昇龍借欠庫銀臣已設法具摺奏明
因拂督臣之意致勞聖懷勅部詳議始得完結今勸懲官吏之法
臣若仍照原摺不惟督臣不肯會題而臣兼恐有負氣執拗掠美
市恩之罪且本內情節已於奏摺欽奉批示今經自刪改是臣凡
事庸懦不能堅守前旨又似臣毫無定見奏請大事漫不斟酌直
至督臣不肯畫題始行改易因人可否則臣罪更甚伏念臣一家

三世受恩過厚仰見聖主臨御萬幾無不慎密臣膺此重任敢不竭力兢兢而督臣一切摺奏皆筆帖式主稿家人繕寫督臣來川臣往寧羌屢經目覩至今爲之膽寒緣臣愚性不願奏明果能身爲大臣從公起見協力辦事以分聖主之勞臣當委曲隱忍今事在兩難才識短淺欲圖免過莫知適從惟披瀝肺肝泣懇聖主憐臣訓臣則勸懲官吏之疏作何具題使臣有所遵行臣當啣結於生生世世矣爲此具摺謹奏以聞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具硃批朕安凡事公則不論小大可以自持若少有私意即難久遠爾着量公私之間即是

回奏孟光祖至川情形摺

四川巡撫加六級臣年羹堯爲據實再奏仰祈睿鑒事竊查孟光祖惶稱誠親王差遣來至四川微臣愚昧不即奏明拿解罪實難

這兩經摺奏在案今內部拿獲研審據孟光祖供稱拿出涼帽靴
襪刀子說是王爺賞的後臣送銀四十兩驟一頭等語奉旨令臣
明白回奏伏念臣世受國恩至優且渥忝居侍從不十年而授撫
川重任隆恩異數曠古未有無論宥罪使過非止一端即如此案
不即遽加處分令臣回奏是聖明洞鑒知孟光祖所供未必盡實
使臣下情亦得上達此誠皇上如天之仁臣感激不覺淚下愧悔
至於昏悶尙敢絲毫欺飾自增罪戾查孟光祖當日一到成都臣
即面加切責勒令起身彼時果有親王所賞物件臣已收受即不
奏明應有謝啓若直受而不稟謝臣係旗人雖至愚必不敢無禮
至此又謂臣有餽送臣何故切責其人勒令起身又以銀驟取其
歡心且臣屬雍親王門下八載於茲雍親王並未遣人至川賞賜
物件則誠親王何故遽有賞賜此又臣之至愚所能辨晰者臣自